

湖山之間

——回國講學札記



廣 角 鏡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出 版

丁

710805

I267
D516

湖山之間

——回國講學札記



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

書名：湖山之間——回國講學札記

作者：丁一

出版：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

Wide Angle Press Ltd.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95-197號8樓

195-197, Johnston Rd., 7/F, Wanchai, H.K.

Tel: 5753877 5757709 Fax: (852) 8381079

發行：華風書局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95-197號七樓

電話：5749495

承印：太和印刷公司

版次：1991年2月初版

定價：港幣40元

書號：ISBN 962-226-327-5

PRINTED IN HONG KONG

前言

一九八二年春，回國從事學術交流工作，在國內住了將近半年。返美之後，友好競以有何觀感相詢，常感不知如何應對。半年感受實非三言兩語可道。甚至想整理為一些有個別標題的雜感，也覺得不易妥貼。

在國內時，每日曾作日記。遂以日記為本，摘取可道者草成此一札記。流水帳的形式，又多為身邊瑣事私感，自不免零亂蕪雜。可是這恐怕正是我的觀感的寫照。小人物平凡生活的一段真實記錄，也許也不是完全沒有意義。

丁

710805

I267
D516

湖山之間

——回國講學札記



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

書名：湖山之間——回國講學札記

作者：丁一

出版：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

Wide Angle Press Ltd.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95-197號8樓

195-197, Johnston Rd, 7/F, Wan Chai, H K

Tel: 5753877 5757709 Fax (852) 8381079

發行：華風書局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95-197號七樓

電話：5749495

承印：太和印刷公司

版次：1991年2月初版

定價：港幣4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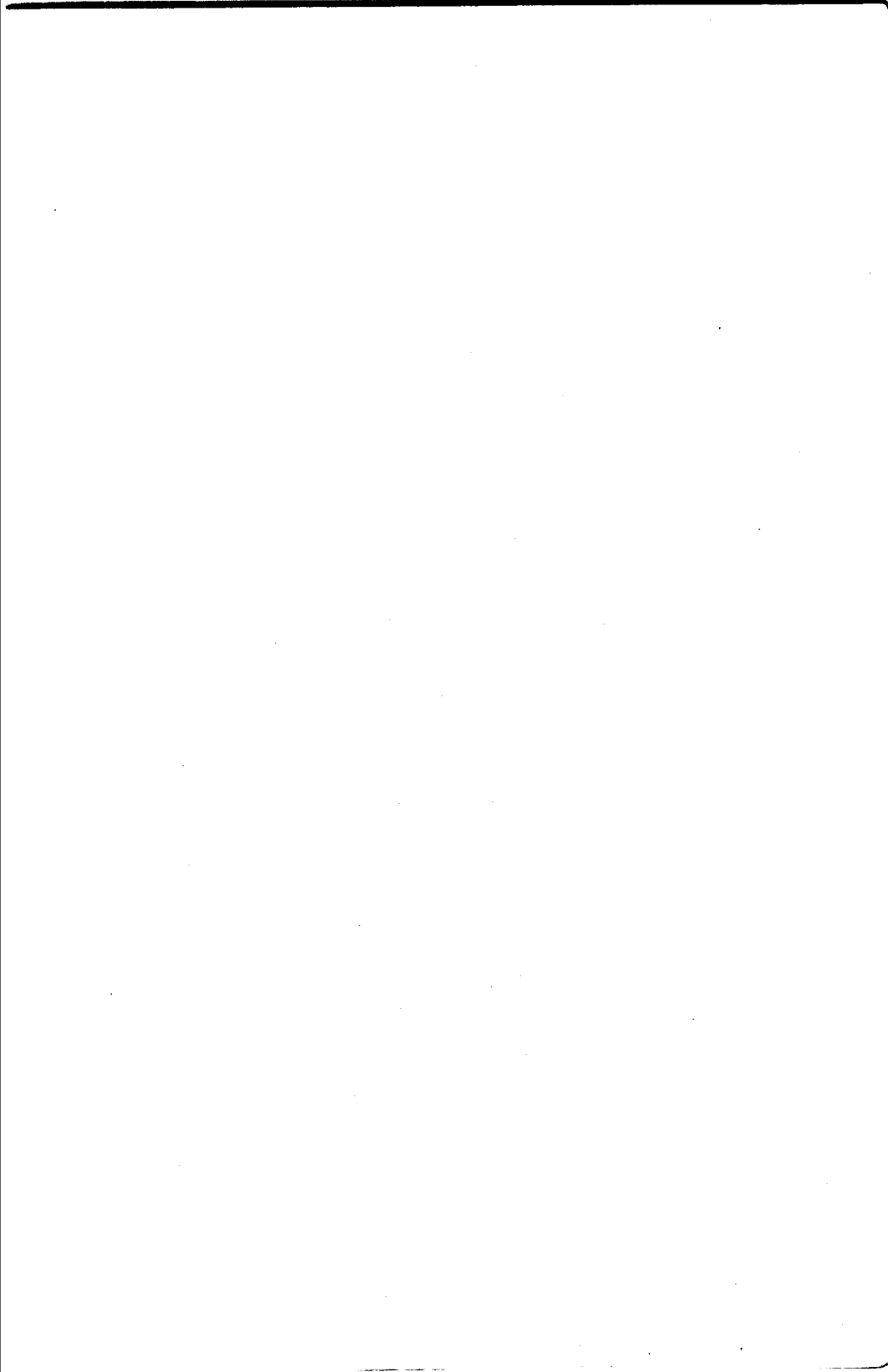
書號：ISBN 962-226-327-5

PRINTED IN HONG KONG

前言

一九八二年春，回國從事學術交流工作，在國內住了將近半年。返美之後，友好競以有何觀感相詢，常感不知如何應對。半年感受實非三言兩語可道。甚至想整理為一些有個別標題的雜感，也覺得不易妥貼。

在國內時，每日曾作日記。遂以日記為本，摘取可道者草成此一札記。流水帳的形式，又多為身邊瑣事私感，自不免零亂蕪雜。可是這恐怕正是我的觀感的寫照。小人物平凡生活的一段真實記錄，也許也不是完全沒有意義。



紐約——上海

一月三十一日—二月一日

早上六時多一點就起床，窗外的高爾夫球場上是一大片雪，真靜。不久就要看到另一種景緻了。

八時二十分出門，休送我到「肯尼迪」機場。星期天的早上，路上車子很少，九時不到就到了機場。我下了車，與休告別，謝謝他一晚的招待。

日航的飛機於上午十一時四十分準時起飛。座只有五成，可以躺下休息。

在安科雷季停了一小時。室外氣溫也有華氏廿七度。看來安科雷季的冬天也還過得去。物價奇貴，但工資也高，據說一般商店店員也可有一小時八美元的工資。

到東京是二月一日下午五時半，雖然還是同一白天。

在機場巧遇甥女琪。她從夏威夷來，要去南京大學讀半年書。明天是同班飛機飛上海。日航招待在其所設旅館過夜。設備雖簡單，却處處顯出其匠心。登記處已完全計算機化，叫醒旅客的電話也是自動記錄。浴盆、洗臉盆皆是塑膠製。床頭有腳燈，有手電筒，除《聖經》外，還有佛經。

二月二日

上午八時三十分飛離東京，中途停長崎，中午十二時十五分到上海。

老郭、老周與科學院的老路在接。老郭與老周特別在這春節期間自武漢到上海來，實在十分感激。中旅社也有人來接琪，會送她上火車去南京。

住靜江賓館，室內有彩色電視，是又比一年多前進步了。

與老郭、老周初步談了一下去武漢後的課程安排：在武漢大學每星期兩次共四小時，在數理所一次兩小時。另外再組織一次討論班。

已安排明天去復旦，本以為去隨便談談，但李教授打電話來，希望作一次報告，只好準備一下。

晚上吃了紅燒黃魚，已久未食此美味了。

走到靜安寺一帶，買了兩塊圓蛋糕，要一兩糧票。她還問：「你可是從北京出差來的？」

在上海

二月三日

早起聽人民廣播電台，廣告一大堆。然後是歌曲，有《海風》，《美麗的夜晚》，《荷花與浮萍》……除了歌詞還單純外，可說是靡靡之音的延續。這就是小市民的心態，大概是大勢所趨吧！

室內有暖氣，華氏六十五度，是比我在新英格蘭的家還暖和了。

九時到復旦數學系，講了兩個小題目：「格勒金方法」及「平行流的穩定」。雖是放假期間，也還有廿多人來聽。座中李、葉、高、吳等都是熟人。

中午，他們請客在留學生宿舍餐廳用餐，很實惠可口。

見到小朱，他剛從美國回來不到一個月。他說最不習慣的是電話不方便。在美國時，許多事拿起電話就可解決，在這裡就必須跑來跑去，他們一家連老帶小共有五口人，本來就只有一間住房，現在他回來了，多給了一間，却在另一樓，也許不久就可遷居到新樓。我去看了看他的地方，條件相當差，恐還不如他在美國的廉價的簡陋單人房。但院中小孩子在遊嬉，多麼快樂，絕無美國貧民區那種令人沮喪的氣息。

小朱已去見過嚴，我問他意見，是不是也應去看她。他說去看看也是對她一種安慰。他說他陪我去。嚴在家，就在亭子間（是其臥室？）談了半小時，喝了一杯茶，吃了一顆糖，一粒橄欖。她在教師進修學校教數學，職業對她心力的要求，對她應有好處。

晚上，觀賞上海越劇二團演出《丹青淚》，是歷史傳奇劇，主角是八大山人（朱耷）。傳統腔調不多，有合唱，樂器中有大提琴、洋笛等，在音樂方面頗有點像樣板戲，但故事却是才子佳人。戲太長，有三個小時半，如能縮為二小時，就可以緊湊得多。

戲院裡沒有暖氣，愈坐愈冷，只好穿上鵝絨外套，裹緊身體。

二月四日

上午與郭、周參觀玉佛寺，主要是一座很大的玉佛，是一八八二年緬甸所贈，確是一精品。

香火很盛。大雄寶殿中，跪墊有數十。也有年輕人在燒香拜佛。一位年輕婦女帶了兩個幼童來，她自己拜了，也命這兩位幼童叩拜。

殿後有一院落可做法事。我們走過去時，一場法事正開始。一位紅衣大和尚帶着八位黑衣和尚正在敲打誦唱。據說做一次法事，華僑是五百元，本地人是廿元，但要集合幾家一齊做。對面的廳堂有事主的家屬坐在那裡摺疊紙元寶。

下午去上海博物館參觀。繪畫部份有其特色，收藏了不少上海附近的明清作品，例如蘇州的沈周、唐寅、文徵明，清初的四王，及石濤、石溪、八大山人、徐文長、鄭板橋，乃至更早的郭熙、趙子昂等人的作品都有展出，很精彩。

看博物館開放時間，星期天竟不開放。未免太照顧工人階級的工作人員，而忽略服務對象的人民了。

老江的愛人芳來看我。過了一會，農也來了，就一同去吃晚飯。談起來他們都是交大校友，雖然既不同系，也不同班。

卅多年未見，農看起來確像是歷經風霜的人，披着一件很舊的棉外套，帶着一頂工人帽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工程師的形態。他被劃為右派過，到現在還沒有結婚，談幾句話就要歎口氣。提到往事，他說附中同屆畢業同學有八九十人，其中約有十五人被打為右派。曾有所謂馮大賓案件、三青團案件，都曾牽連不少人。有一位教公民的高老師，就因此自殺。他以前是從不弄政治的，竟也被糊糊塗塗地牽涉在內。

芳不久前才從武漢調到寶山鋼廠。她是上海人，所以很滿意。現在就要設法讓老江於回國後也能調到上海來。交大是願意要老江，但戶口是一難題，武漢的原單位是否肯放也是一問題。農本人也想從長春調回上海，所以也研究過這一問題，就幫她出各種主意。

芳後來提到她父親在香港，一種暢銷中外的「××丸」就是她家製造的。她的哥哥、姐

姐都在香港，她姐姐還相當有名，曾是《上海的早晨》中女工程師的原本，不久前還是清華某系的黨支部書記。她去香港探親，竟留在香港不回來了。

農聽到這裡，就說老江的調動一定沒有問題。因為他們有這些重要的海外關係，統戰部必會爲他們解決，有統戰部出面，武漢方面是無法抗拒的。

芳先走了，我就問農，對這些事是不是有反感？他說他對走後門有反感，對因爲統戰而得到的好處沒有反感。因爲爲了解放台灣，爲了戰略關係有此必要。等台灣解放以後，情形自然會不同。

聽了這個中一切，感觸頗多。許多錯綜複雜的關係，局外人實在不太容易弄清楚。

二月五日

回國後，無水可游，看來只好將每天游泳的習慣改成跑步。前天跑了約一千米，今天跑了一千一百米，預備增加到一千六百米。賓館有一不小花園，草地雖黃，樹木却大都依然蒼翠。

應該是中午十二時十五分起飛的飛機，離賓館前打電話去問，才知要誤點兩小時，只好再回房間。行裝都已整好，百無聊賴，因這二三日感觸，忽起詩興，就寫了一首新詩。提到新詩，上次試寫，已是卅多年前了。

上海·一九八二

你說五十年代意氣多麼風發

你說上海即使有戶口指標原單位怎麼肯放

你說統戰部出力一切就好辦

你說女工程師典型留在香港

想有其灰心的衷由

窗外的雪花在飛舞

化在人行道上成一層污水

公園裡冷清得荒涼

我只想在你的喟歎中找尋希望

欄杆外是綠樹和黃草

吊架掛着未完成的高樓

（我舉起相機）

你說我正要以此做背景

我屬於建築中的工程

到武漢

二月六日，星期六

下午二時三十分起飛，是兩引擎的伊爾十四，五〇年代的螺旋槳飛機，座位倒還寬暢。停南京一小時，在機場與老郭、老周喝了一杯可可，吃了塊蛋糕果腹。

近六時，在暮色蒼茫中飛抵武昌。從飛機上下看，可知這裡也才下過雪，武大數學系路教授、小黃及外事處的小王在機場相迎。取出行李後，就乘車直接去武大外招。

這外招，又叫專家樓，全名應是外國專家招待所。前年夏天我在此時還在建造，坐落在珞珈山東北半山上，面對東湖。夜晚雖無法欣賞湖光山色，但汽車駛去，已可體會到曲徑通幽之勝。

與前年所居國內教職員宿舍比，一樣沒有地板，却有磨石子地，多了浴缸及抽水馬桶，也多了熱水汀及熱水龍頭，此外也別無更勝。

這一陣是寒假。「外國專家」皆外出渡假，所以有兩星期沒有燒火。後天就要開學，今

晚才開始燒火，但全樓還未熱起來，於是室內室外溫度一樣。

我的套間有三間，二房一廳。因為他們準備我全家要來。有一間的熱水管漏水，不能用，只有一間房的熱水管在放微熱，大概提高了四五度溫度。

到外招已七時多，早過了餐廳吃飯時間。廚房劉師傅特別照顧，留了飯菜在等，又是不中不西的四不像。吃了幾天上海賓館的可口小菜後，確是鮮明的對比。

同桌是兩位年輕的「專家」·Sandra在武大教英文，華裔的耶魯畢業生。她的男朋友Jacques來自法國，在數學系為法國教授做助教。他們說去年「專家」們曾為伙食太差而要罷教。

晚飯後，數學系張主任、黃書記及齊、吳兩位教授來訪。除了齊教授外，也都是熟人。上次來時，齊正好去美國探親，所以錯過見面機會。齊在中國數學界頗有名聲，甚得人望，他的兄弟與我同是台大同學，三兄弟三個不同的姓，確也很妙。

談好星期一（後天）上午就開始上「微微」的課，另一節是在星期四上午，「波動」排在星期二下午。星期三下午則有討論班，討論班除請人作研究報告外，也預備有專題介紹。我提到一個專題：「怪引子」，老齊立即表示濃厚的興趣說，他一定參加。

人方到，已有綱的信早到在等我：

「真高興你的再次回國，尤其高興就要看到你——等你等了很久了。：：